

汉语常用颜色词的概念结构^{*}

张积家 段新焕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应用中心 广州 510631)

摘 要 采用自然分类和多维标度的方法,研究了汉语常用颜色词的概念结构。结果表明,汉语常用颜色词的语义空间具有按原型分布的特点。常用颜色词的概念结构有 3 个维度:1.彩色/非彩色 2.暖色/冷色 3.颜色的互补和对比。整个研究表明,颜色认知既受光波的物理属性和人眼的生物特性影响,又受语言和社会文化影响。

关键字 颜色词 概念结构

中图分类号:B8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07)01-0045-08

1 前言

颜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颜色包括彩色和非彩色。狭义的颜色仅指彩色。颜色有色调、明度和饱和度的属性,它们分别由光的波长、物体表面的反射系数、光强、光的纯杂程度来决定。人对颜色的感觉叫色觉。色觉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物理-心理现象^[1]。

语言中用来描述颜色的词汇叫颜色词。颜色词有基本颜色词和复合颜色词之分。Berlin 和 Kay 认为,不同语言的颜色词有共性。语言中有基本颜色词。不同语言中基本颜色词的数目不同,却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结构。每种语言都从黑、白、红、黄、绿、蓝、棕、紫、粉红、橙和灰 11 个词中抽取基本颜色词。颜色词意指的颜色在色谱上鲜明而突出,被称为焦点色(focal colors)。焦点色不仅确立了基本颜色范畴的语义内容,也是颜色范畴的中心成员。这一观点被称为颜色词的普遍性理论^[2]。基本颜色词还有其他的分类。如中国古代五行说认为,基本颜色词包括青(蓝和绿)、赤、黄、白和黑。这种分类包括由黑、白组成的亮度系列和由青、赤、黄组成的色调序列^[3]。Musell 颜色体系以三色说为基础,将红、黄、绿、蓝、紫定为五种基本颜色。自然颜色系统则根据四色说,将红、黄、绿、蓝定为四种基本颜色^[4]。语言中还有大量的复合颜色词。Kay 和 McDaniel 认为,复合颜色是由基本颜色范畴中的两个或更多范畴组成的并集^[5]。Musell 颜色体系在五种基本颜色基础上,将颜色名定为 10 种,即红、黄红、黄、绿黄、绿、蓝绿、蓝、紫蓝、紫、红紫^[6]。在色名表色法中,颜色名

被区分为一般色名和惯用色名。一般色名指红、红黄、黄、黄绿、绿、绿蓝、蓝、蓝紫、紫、紫红与白、明灰、灰、暗灰、黑 15 种,并在其前加上浓、淡、明、暗、鲜、深、浅等修饰语表示。惯用色名用于不能用一般色名指称色彩的时候,如用物质名和颜料名指称颜色^[7]。复合颜色词在不同语言中的构成方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不同。汉语复合颜色词的构词方式灵活多样,有偏正式和联合式等。在各类构词方式内部,情况也极其复杂。仅以偏正式为例,又可细分为几类:1)形容词素+颜色词素:如深红、浅蓝、洁白等 2)颜色词素+色:如黑色、绿色、紫色等 3)表事物的名词素+颜色词素:如金黄、银白、墨黑等 4)表事物的名词素+色:如肉色、米色、土色等 5)颜色词素+颜色词素:由两个基本颜色名构成,如蓝绿、紫红和灰白等^[8]。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颜色词与颜色认知的关系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Berlin 和 Kay 认为,基本颜色词有普遍的认知意义,人类的视觉器官相同,对光谱有共同的感受。颜色词与颜色认知相互独立^[2]。这一观点有许多证据。如 Heider 发现,Dani 语中只有两个颜色词,但颜色认知与英语讲话者无显著的差异^[9]。Davies 等人发现,Setswana 语中有 6 个基本颜色词,白、黑、红、grue(蓝和绿)、棕和黄,除无分离的绿和蓝外,基本术语和 Berlin 和 Kay 的等级一致^[10]。Boynton 等人让大学生命名 424 种颜色,发现被试在使用基本颜色词时更为一致,反应时更短^[11]。Soja 等人认为,不同语言的颜色词有很大差异,但颜色分类是人类共有的认知能力^[12]。与颜色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BYY00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5JZD00034)、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团队项目(06200524)。

词的普遍性理论对立,语言关联性假设^[13]则认为,不同语言对颜色的分类是颜色词切分颜色世界的证据。Kay 等人研究了英语和 Tarahumara 语被试的颜色认知。他们呈现三种颜色,两种是蓝和绿,第三种处在二者之间,要求决定它同蓝接近还是同绿接近。英语被试将它分在蓝-绿边界的某一边,Tarahumara 语的被试则未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蓝-绿的区分^[14]。Davidoff 等人发现,Berinmo 人的语言里有五个颜色词,无蓝-绿区分,但有 nol-wor 区分,nol 包含了英语中的蓝色、大部分绿色和小部分紫色,wor 包含了英语中的黄色、部分橘红色和棕色。这种区分在英语中不存在。他们发现,英语被试辨别蓝-绿的能力比辨别 nol-wor 的能力强,Berinmo 人辨别 nol-wor 能力比辨别蓝-绿的能力强^[15]。Roberson 等人研究了 Berinmo 人的颜色命名和记忆。结果发现,在颜色命名和记忆中都表现出颜色词效应。Berinmo 人颜色记忆的成绩显然不如英语被试,但在控制了焦点色的凸显性后,英语被试对焦点色的记忆优势就消失了^[16]。Berinmo 人的颜色记忆顺序也与颜色词的普遍结构不一致。Davies 等人发现,俄语中有两个词对应于蓝。俄语被试比英语被试对蓝色有更大的 Stroop 干扰效应,对光谱蓝区有更大的区分性^[17]。özgen 等人研究了土耳其被试的颜色知觉。土耳其语有 12 个基本颜色词,11 个与基本颜色词相对应,第 12 个词-laciver(深蓝)位于蓝和紫的焦点之间,范围与俄语中的深蓝(siniji)重叠。大多数被试说 lacivert 是一种 mavi(蓝)。这和 Berlin 和 Kay 基本颜色词的非包含标准不一致^[18]。özgen 等人证明,颜色分类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知觉和记忆颜色的方式同颜色词有关^[19]。

近年来,对颜色词和颜色认知的关系持折衷看法的观点更为流行。Davies 等人让英语、俄语和 Setswana 语被试按照相似性将 65 种颜色分组。结果表明,三组被试的分类相似,但在不同语言被试的分类中,也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Setswana 语的被试(语言中只用一个词代表蓝和绿)比英语被试和俄语被试更多地将绿和蓝分在一起,但俄语被试(语言中有两个词对应于蓝)却不比英语讲话者更多地将深蓝和浅蓝分开。Setswana 语的被试在分类的一致性、分类数目、类内的颜色数的分布上也与俄语讲话者和英语讲话者不同。这些结构的差异反映了语言间颜色范畴的凸显性和可利用性的差异^[20]。他们认为,颜色词的普遍性理论以知觉生理学为基础。

如果真的如此,那些语言中具有相对少的颜色词的讲话者应该具有和“失去的”颜色种类相一致的知觉结构,这叫“初始范畴假设”。进一步,具有 11 个基本颜色词的语言将仍保持等级的进化途径,这叫“重演假设”。他们的研究总体上支持颜色词的普遍性理论,但同时也认为这一理论不能解释所有的颜色分类结果^[21]。Jameson 等人对英语和越南语讲话者的研究表明,颜色认知既和颜色特性有关,也和颜色词有关。颜色知觉和颜色词的关系远比现有理论预言的要更为复杂^[22]。Schirillo 等人认为,颜色分类包括物理、知觉和文化成分。颜色学习既是生物事件,也是文化事件^[23]。

除关注颜色词与颜色认知的关系以外,研究者们还关注颜色词的概念结构。Filenbaum 和 Rapoport 1971 年以 red(红色)、scarlet(鲜红色)、crimson(深红色)、orange(橙)、bronze(青铜色)、brown(棕色)、tan(棕黄色)、khaki(土黄色)、yellow(黄色)、olive(草绿色)、green(绿色)、turquoise(青绿色)、blue(蓝色)、violet(紫色)、purple(紫红色)15 个颜色词为材料,发现在英语讲话者的心理词典中,15 颜色词构成一个二维语义空间。颜色词的排列顺序大致与色环一致,即按红-橙-黄-绿-蓝-紫环状排列,复合颜色词分布在基本颜色词的周围^[24]。张积家等人研究了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概念结构^[14]。11 个基本颜色词:红、橙、黄、绿、蓝、紫、粉红、棕、灰、黑、白被分为非彩色、暖色和冷色三类。基本颜色词的语义空间包括两个纬度:彩色/非彩色、暖色/冷色。大学生对颜色词的分类基本一致,但也有专业特点^[25]。Berlin 和 Kay 让不同文化的被试将颜色片分组^[2],发现组间边界变异很大,他们认为这体现了文化差异。但如果让被试在颜色片组中找出最佳样例,颜色原型就具有普遍性。

然而,颜色词具有人文性。有学者认为,人文性是理解不同语言的颜色词意义的重要基础。因为不同语言的人在描绘或命名颜色时,经常“借物呈色”。如“淡黄色”,汉语中以“米”作比称之为“米色”,英语中则以“柠檬色、奶油色”称之。因此,文化差异决定在描述同一颜色时人们所选择的参照物的不同,所以“借物呈色”容易使人们对颜色词产生不同的联想^[26]。这种联想因而有可能影响到颜色词的语义组织和概念结构。另外,以往对颜色词的研究多以基本颜色词为对象,对合成颜色词的研究较少。Filenbaum 和 Rapoport 虽然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但

他们的研究所包含的颜色词数目很小,只有 15 个词,复合颜色词就更少。所以,在进一步研究中,有必要扩展颜色词(特别是复合颜色词)的类型和数目。因此,研究拟以汉语常用颜色词(包括基本颜色词和复合颜色词)为材料,考察颜色词在汉语讲话者头脑中的语义组织和概念结构,探讨影响颜色词概念结构的因素。

2 方法

2.1 被试

广东两所大学的本科生 98 名,其中,男生 58 名,女生 40 名。所有被试均色觉正常。

2.2 实验材料

86 个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颜色词。其中,基本颜色词有 11 个,复合颜色词有 75 个。复合颜色词包含了如下的子类:(1)颜色词素+颜色词素:如“黄绿”,有 10 个词;(2)形容词素+颜色词素:如“深绿”,有 17 个词;(3)颜色词素+“色”:如“奶油色”,有 8 个词;(4)名词素+颜色词素:如“杏红”,有 40 个词。将这些颜色词随机排列,打印在问卷上。问卷的下方留出足够的空间,以备被试填写对颜色词的分类。

2.3 实验程序

发给被试调查问卷,要求按照自己的看法对颜色词分类,分类无对错之分。每个词只能归入一个类中。25 分钟内完成,不允许相互讨论。收回问卷后,将分类结果输入计算机,然后通过自编程序将每个被试结果转换成 86×86 的相异矩阵。分类中,如词语被分在同一类中,那么就在这两个词语交叉点

上记作 0,否则就记作 1。将 98 个被试的结果叠加,以 EXCEL 格式输出结果。然后把 EXCEL 格式文件转入到 SPSS11.0,利用 SPSS 多纬标度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MSD)进行分析,以确定颜色词概念结构的组织纬度和聚类情况。通过 Kruskal 的 Non-metric MDS 统计分式在 SAS PROC MDS 程序中处理,得到常用颜色词概念结构不同纬度的解、压力值以及各个颜色词在不同纬度中的坐标值。

3 结果和分析

被试将 86 个颜色词分成 3、4、7、8 类的最多,占 62%,平均分为 5.9 类。分类结果按多纬标度法处理后,得到不同纬度的解和压力值(stress)。对不同纬度的 Stress 分析表明,大学生常用颜色词的概念结构应采用三维度解,压力值为 0.10465,RSQ 值为 0.94590。多纬标度法对模型拟合有两个指标:一般说来, $Stress \leq 0.05$ 最好, $0.05 \leq Stress \leq 0.1$ 次之; $Stress > 0.1$ 较差。RSQ 值越接近 1 越好。从这两个指标看,实验的结果较令人满意。Spearman 相关分析表明,三个维度的解相关不显著, $r_{12} = 0.01$, $r_{13} = -0.07$, $r_{23} = -0.10$, $p > 0.05$,三个维度的解相关很低且不显著,说明三个维度相互独立。图 1 显示了 86 个常用颜色词的语义空间。常用颜色词被聚成 6 类:1)“红”2)“黄”3)“绿”4)“蓝”5)“紫”6)“无彩色”,即与黑、白、灰等颜色有关的颜色词。为对每一纬度进行深入分析,将三维标度图分解为三个二维图(图 2、图 3、图 4)。为了使分解易操作,给每个颜色词编号,见表 1。

表 1 86 个汉语颜色词在颜色语义空间三个维度上的坐标值

序号	颜色词	维度 1	维度 2	维度 3	序号	颜色词	维度 1	维度 2	维度 3
c1	红	0.260	1.979	1.362	c44	黄绿	-0.441	-1.408	0.608
c2	火红	-0.001	2.109	1.478	c45	灰绿	-0.160	-1.720	0.438
c3	鲜红	0.010	2.094	1.431	c46	翡翠绿	-0.401	-1.918	1.078
c4	浅红	-0.064	1.971	1.241	c47	碧绿	-0.481	-1.952	1.188
c5	深红	0.083	2.081	1.327	c48	黛绿	-0.486	-1.794	0.946
c6	玫瑰红	0.072	1.938	1.389	c49	翠绿	-0.522	-1.923	1.099
c7	桃红	0.053	1.970	1.476	c50	淡绿	0.212	-1.455	0.555
c8	粉色	0.084	0.824	0.152	c51	豆绿	-0.678	-1.735	0.953
c9	粉红	0.018	1.868	1.340	c52	军绿	0.382	-0.505	0.040
c10	杏红	-0.029	2.027	1.394	c53	草绿	-0.565	-1.931	1.119
c11	血红	0.067	2.032	1.159	c54	嫩绿	-0.536	-1.924	1.074
c12	橘红	-0.258	1.943	1.172	c55	苹果绿	-0.579	-1.818	1.069
c13	枣红	-0.019	2.022	1.312	c56	蓝绿	0.183	-1.399	0.364

表 1 86 个汉语颜色词在颜色语义空间三个维度上的坐标值

序号	颜色词	维度 1	维度 2	维度 3	序号	颜色词	维度 1	维度 2	维度 3
c14	大红	0.099	2.068	1.384	c57	青	0.213	-1.000	0.261
c15	紫红	-0.046	1.319	0.304	c58	藏青	0.146	-0.928	0.188
c16	桔红	-0.076	2.038	1.411	c59	雪青	-0.039	-0.824	-0.008
c17	橙	-0.149	0.894	-0.060	c60	铁青	-0.022	-0.856	0.074
c18	橙黄	-1.431	0.808	-0.819	c61	青紫	0.886	-0.184	-0.600
c19	棕褐色	0.101	0.106	-1.304	c62	蓝	1.470	-0.471	-0.411
c20	土褐色	-0.159	0.195	-1.125	c63	深蓝	1.213	-0.448	-0.286
c21	黄	-1.185	0.755	-0.976	c64	浅蓝	1.525	-0.511	-0.179
c22	金黄	-1.077	0.905	-0.635	c65	瓦蓝	1.229	-0.606	-0.414
c23	卵黄	-1.441	0.817	-1.050	c66	天蓝	1.551	-0.51	-0.111
c24	杏黄	-1.385	0.866	-1.000	c67	藏蓝	1.128	-0.548	-0.534
c25	米黄	-1.012	0.535	-1.145	c68	淡蓝	1.423	-0.511	-0.153
c26	橘黄	-1.295	1.031	-0.611	c69	粉蓝	1.091	-0.456	-0.476
c27	浅黄	-1.336	0.734	-0.894	c70	蓝黑	0.766	-0.221	-0.586
c28	土黄	-0.959	0.542	-1.065	c71	海蓝	1.386	-0.515	-0.141
c29	鹅黄	-1.369	0.657	-1.030	c72	紫	0.909	0.027	-0.56
c30	槐黄	-1.218	0.829	-0.881	c73	浅紫	0.215	0.045	-0.345
c31	焦黄	-0.945	0.812	-1.050	c74	深紫	0.788	0.144	-0.532
c32	蜡黄	-0.785	0.582	-1.229	c75	白	1.080	-0.399	-0.99
c33	咖啡色	-0.052	0.044	-0.648	c76	银白	0.777	-0.338	-0.935
c34	酱色	-0.084	0.392	-0.799	c77	卵白	0.391	-0.232	-1.117
c35	米色	-0.134	0.137	-0.810	c78	雪白	0.666	-0.432	-0.854
c36	肉色	0.009	0.690	-0.168	c79	乳白	0.135	-0.138	-0.988
c37	棕色	-0.141	0.205	-0.967	c80	奶油色	-0.251	-0.062	-0.685
c38	酱紫	0.595	0.110	-0.785	c81	灰白	0.671	-0.277	-1.190
c39	绿	-0.402	-1.894	1.096	c82	银灰	0.457	-0.324	-0.951
c40	深绿	-0.525	-1.874	0.946	c83	灰	0.814	-0.251	-1.164
c41	浅绿	-1.231	-2.406	1.797	c84	深灰	0.652	-0.207	-1.095
c42	墨绿	-0.423	-1.911	0.858	c85	浅灰	0.437	-0.167	-1.143
c43	橄榄绿	-0.596	-1.963	1.178	c86	黑	0.740	-0.200	-0.7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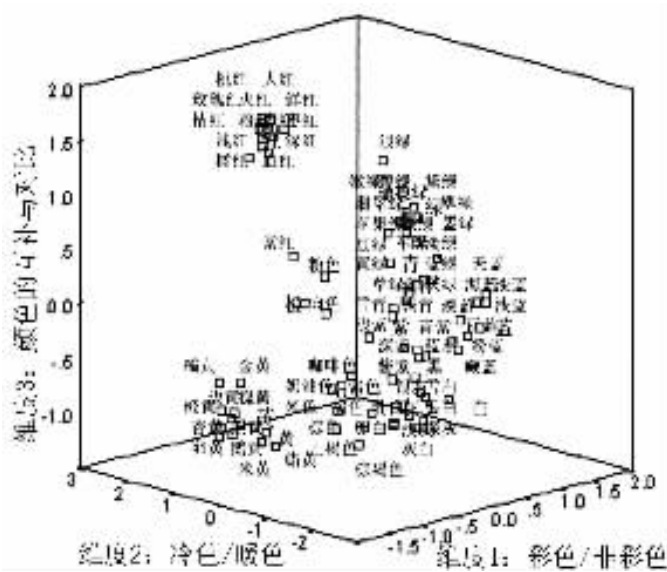


图 1 常用颜色词的语义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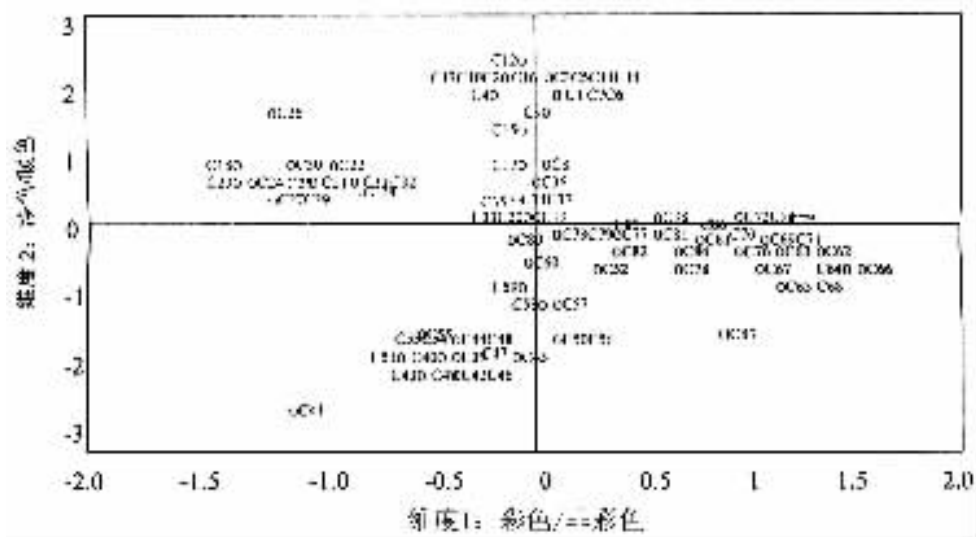


图 2 颜色词在维度 1/维度 2 平面上的影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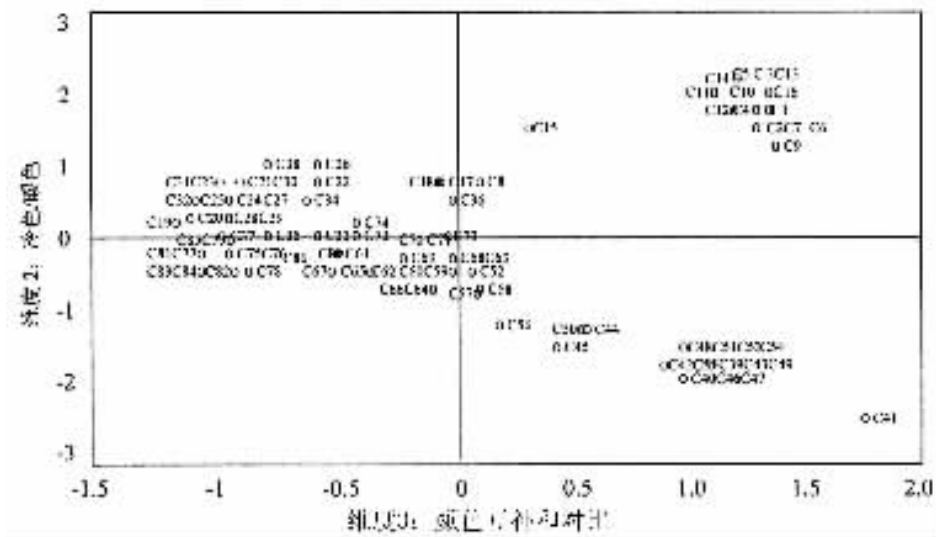


图 3 颜色词在维度 2/维度 3 平面上的影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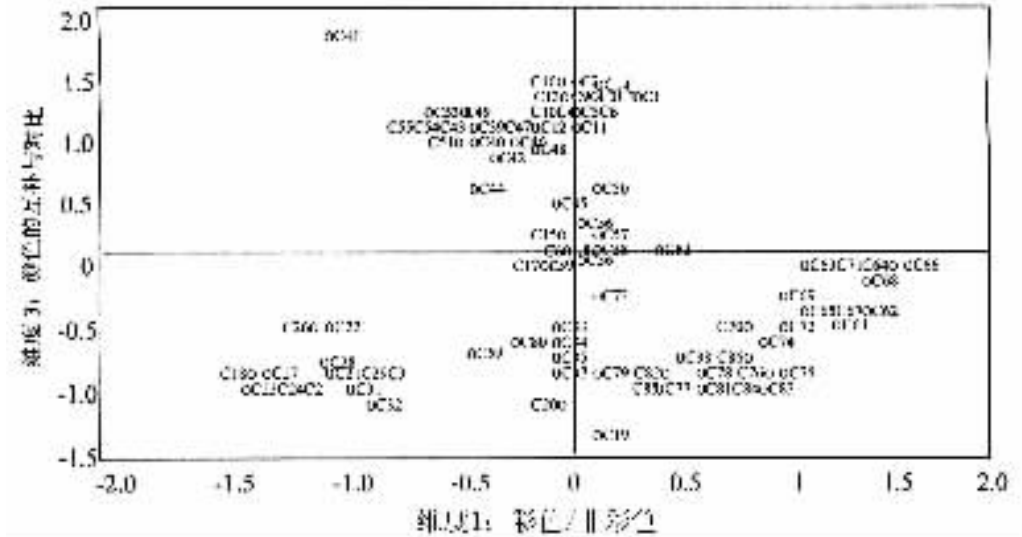


图 4 颜色词在维度 1/维度 3 平面上的影射位置

从图 1 和图 2、图 3、图 4 可见,常用颜色词的语义空间包括三个维度:1)彩色/非彩色:在图 2 中,横轴从左到右,由彩色过渡到非彩色,但蓝色范畴是个例外,它们反而分布在黑、白、灰的右侧。2)暖色/冷色:在图 2 中,纵轴从上到下,分别为红、橙、黄到青、绿、蓝。3)颜色互补和对比:在图 3 中,横轴从右到左,分别是红对绿,黄对蓝,黑对白。颜色词在语义空间中基本上是按色调组织,以基本颜色词为中心,复合颜色词分布在基本颜色词周围,但顺序同 Filenbaum 等人的结果不一致。从图 2 可见,颜色词在语义空间中的排列顺序是红-橙-紫-蓝-绿-黄。在颜色词的语义空间中,还可看出由两种颜色名合成的复合颜色词的含义,即它们是两种基本颜色范畴的并集。如在图 3 中,c15(紫红)大致处于 c1(红)和 c7(紫)连线的中间位置,c44(黄绿)大致处于 c21(黄)和 c39(绿)连线的中间位置,c45(灰绿)大致处于 c83(灰)和 c39(绿)连线的中间位置,c56(蓝绿)大致处于 c62(蓝)和 c39(绿)连线的中间位置,c70(蓝黑)处于 c62(蓝)和 c86(黑)连线的中间位置。另外,还可以看出汉语中的一个独特的颜色词“青”的含义。在汉语中,“青”既可指“黑”,如“青发”、“丹青”,也可指“绿”,如“青草”、“青菜”,还可指“蓝”,如“青天”、“青出于蓝”。从图 1 和图 2 可见,凡具有“青”字的复合颜色词在语义空间中的确处在“绿”和“蓝”之间。

4 讨论

研究表明,颜色词语义组织的总趋势是按色调组织,这与 Berlin 和 Kay^[2],Filenbaum 和 Rapoport^[24],张积家等人^[25]研究结果有一致之处。在颜色的三个属性中,色调是颜色词组织的重要依据,明度和饱和度对颜色词组织无重要影响。彩色/无彩色反映了人对颜色的最基本的概括,由颜色的联想意义而产生的联觉(暖色/冷色)也是人们颜色分类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颜色互补和对比也成为颜色词组织的重要维度。这些结果都表明,颜色词的语义组织既受光波的物理属性和人眼的生物特性影响,也受语言和文化影响。

常用颜色词按颜色原型组织,总体上符合原型说。在研究中,红色范畴的颜色词聚集在“红”周围,绿色范畴的颜色词聚集在“绿”周围,等等。人类在千差万别的颜色中看到了它们的相似性,并根据相似性对颜色分类,这就是范畴化过程。范畴化作为高级的认知活动,是人脑利用符号将混杂的世界转

化为有序信息的过程。语义范畴就是范畴化在语言上的反映。原型范畴存在一种家族相似性结构。家族相似性把一个词的不同所指联系在一起。在范畴中,每个成员的资格并不相等。原型范畴边界是模糊的^[27]。如在红色范畴中,每个成员在语义上具有共性,即都带有“红”字。在光谱中,这些颜色也较集中地处于“红”周围,与“红”波长越相似,离“红”的语义距离就越近,否则就越远。由两个基本颜色词构成的颜色词处在两个范畴之间。如“紫红”处在“红”和“紫”两个范畴之间。“紫红”在语义上既可被分到“红”中,也可以被分到“紫”中,但与两者的中心距离都较远。因此,“紫红”在心理上就被感觉为红与紫的组合。人们觉得它是两个颜色范畴的复合体,不具有独立颜色范畴的地位。由于光波的波长具有客观性,人类大脑的生理构造又相同,思维具有全人类性,所以尽管存在地域、文化差异,不同民族的人在颜色认知上也存在一致性。

常用颜色词语义组织的第三个维度-颜色互补和对比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人类颜色认知的共性。在颜色系统中,红与绿、黄与蓝互为补色,它们相互混合产生白色或灰色。在色环上,补色处在对立位置。在四色说中,红与绿,黄与蓝,黑与白是颜值的三对视素。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在动物视神经节细胞和外侧膝状体细胞中,存在颜色编码的对立机制。Svaticichin 发现,鱼眼视网膜中有两种水平细胞,一种对红光作最大正电位反应,对绿光作最大负电位反应,它们是+红、-绿细胞;另一种对黄光作最大正电位反应,对蓝光作最大负电位反应,它们是+黄、-蓝细胞。Devalois 发现,短尾猴外侧膝状体细胞功能上也具有对立性质,有+绿、-红细胞和+蓝、-黄细胞。根据这些事实,现代对立色理论认为,在人的视觉传导通路中,存在四色机制^[1]。我们认为,颜色词组织的颜色互补和对比维度反映了人类颜色加工过程中的某些共同特性。

但是,将常用颜色词概念结构的维度完全归之于生理和认知的原因也不合适。文化和语言也对它的产生做出重要贡献。在汉语中,红、绿、黄、蓝、黑、白,已经成为汉文化的象征符号^[26]。“红”是汉族特别喜爱且频繁使用的颜色,常用来形容太阳和火焰,因此是暖色,表达温暖和光明之意。“红”也常用来表示“喜庆”和“吉利”,还用来表示“好运气”,如“红运当头”、“红极一时”等。因此,“红”在汉文化中是一种突出而鲜明的颜色,具有极强的注意唤醒性。

“绿”在汉语中有时则表达贬义,如“绿帽子”、“绿头巾”等。然而,由于植物叶子是绿色的,因此也用来表示“生机”;由于现代西方文化的传播,绿色也象征“和平”、“安全”之意。“黄”在古代是尊贵、神圣的颜色,帝王服装用黄色。“黄”在中国古代还有美好之意,如“黄道吉日”、“黄榜”。在现代生活中,“黄”也有许多贬义,用来表示“反动、色情、淫秽”等意。“黄”还有事情失败或计划不能实现之意。“蓝”在汉语中多表示褒义,蓝是大海、天空的颜色,多象征神秘。“白”在汉语中表示清楚、明白、纯洁、光亮之义,但有时也意味着不详和死亡。白还常用来形容愚蠢、不劳而获、徒劳、贫乏、虚无等,如“白痴”、“吃白饭”、“白干”、“白手起家”等。“黑”在汉语中基本上是个贬义词,多表示“阴暗、狠毒、奸恶”之意,如“心黑手辣”、“黑手”、“黑帮”等^[26]。在中国古代,“青、黄、白、黑、赤”被古人视为正色,这五种正色在古人心中特别受到重视并推广到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如“衣正色,裳间色”(《礼记·王藻》),是古人对服饰颜色的规范^[28]。由于象征的缘故,在汉语中,颜色词运用也表现出对“对称同构”的偏爱。汉语中有“红花绿叶”、“灯红酒绿”、“大红大绿”、“青红皂白”、“黑白分明”、“青黄不接”、“青天白日”等对仗工整、韵律和谐的成语,体现出一种和谐、对称、颀颀之美。“红”与“绿”,“黄”与“蓝”,“黑”与“白”,构成了汉语中频繁使用的颜色词对,人们想到其中一个,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另一个。如在中国诗词中,就体现了这种对颜色对比的运用。如“日落天地间,潮来天地青”(王维);“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王安石);“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陈毅)^[28]。这种对称偏爱反映了人对语言词汇秩序的追求。在日常生活中,这几对颜色也频繁地成对使用。如交通安全指示灯,用红灯表示停,用绿灯表示行。在中国绘画中,也强调颜色对比和凸显。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就是在绿色背景下凸显红花的美丽。刘勰强调“凡擒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文心雕龙·物色》)。博明指出“五色相宜之理,以相反而相成,如白之与黑,朱之与绿,黄之与蓝,乃天地间自然之对待,深俱深,浅则俱浅。”(《西斋偶得》)汉语颜色词运用中的对称体现了汉民族的审美意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语讲话者头脑中颜色词的概念结构。另外,研究结果同 Berlin 和 Kay^[2]、Filenbaum 和 Rapoport^[24]的结果也不完全一致。颜

色词语义组织的顺序不是按色环顺序排列,而是按红—橙—紫—蓝—绿—黄的顺序排列。这也表明,光波物理属性和人眼生物特性并不能完全决定颜色词的概念组织。颜色词的概念组织有着更复杂的原因,它是客观和主观、生物和文化诸多因素共同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5 结论

5.1 汉语常用颜色词的语义空间按颜色原型组织,常用颜色词和概念结构有三个维度:彩色/非彩色、冷色/暖色、颜色的互补和对比。

5.2 常用颜色词的语义组织既受光波物理属性和人眼生物特性的影响,又受语言和文化影响。人对颜色的认知体现了物理—心理和生物—文化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张积家.普通心理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86—193.
- 2 Berlin B, Kay P.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3 霍大同.关于颜色感知的几个心理学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36—42.
- 4 王大珩,荆其诚,孙秀如,等.中国颜色体系研究.心理学报,1997,29(3):225—233.
- 5 Kay P, McDaniel C K. The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meanings of basic colour terms. Language, 1978, 54:610—646.
- 6 赫葆源,张厚粲,陈舒永.实验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543—544.
- 7 白庚胜.色彩与纳西族民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7.
- 8 陈曦.汉语多词素词的心理表征和加工机制的心理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
- 9 Heider E R, Olivier 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r space in naming and memory for two languages.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2, 3:337—354.
- 10 Davies I R, MacDermid C, Cobett G G, et al. Colour terms in Setswana: A linguistic and perceptual approach. Linguistics, 1992, 30(6):1065—1103.
- 11 Boynton R M, Olson C X. Salience of chromatic color terms confirmed by three measures. Vision Research, 1990, 30(9):1311—1317.
- 12 Soja N N. Young children's concept of color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acquisition of color words. Child Development, 1994, 65:918—937.
- 13 Whorf B L.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56.

14

Kay P , Kempton W. What is the Sapir – Whorf hypothesis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84 ,86 :65 – 79.

15

Davidoff J ,Davies I ,Roberson D. Colour categories in a stone – age tribe. Nature ,1999 ,398 :203 – 204.

16

Roberson D ,Davidoff J. The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color and facial expressions :The effect of verbal interference. Memory & Cognition 2000 ,28 :977 – 986.

17

Davies I R ,Corbett G ,Laws G , et al. . Linguistic basicness and colou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1 ,26 (3) :311 – 327.

18

özgen E , Davies I R. Turkish color terms :Tests of Berlin and Kay ’ s theory of color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relativity. Linguistic ,1998 ,36 (5) :919 – 956.

19

özgen E , Davies I R L. Acquisition of categorical color perception : A perceptual learning approach to the 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 General 2002 ,131 :477 – 493.

20

Davies I R , Corbett G. Across – culture study of colour grouping : Evidence for weak linguistic relativit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7 ,88 (3) :493 – 517.

21

Davies I R ,Corbett G. A cross – culture study of color – grouping :Test of the perceptual – physiology account of color universals. Ethos ,1998 ,26 (3) :338 – 360.

22

Jameson K A , Alvarado N. Differences in Color Naming and Color Salience in Vietnamese and English. Color Research & Application 2003 ,28 :113 – 138.

23

Schirillo J A ,Wake F U. Tutorial on the importance of color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or Research& Application ,2001 ,26 (3) :179 – 192.

24

Fillenbaum S , Rapoport A. Structure in the subjective lexic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1.

25

张积家. 大学生颜色词分类的研究. 心理科学 ,2005 ,28 (1) :19 – 26.

26

于逢春. 论汉语颜色词的人文性特征.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1999 ,5 :78 – 84.

27

吴世雄 ,等. 颜色词语义模糊性的原型描述.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3 :111 – 116.

28

于逢春. 论民族文化对颜色词的创造及其意义的影响.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0 ,5 :90 – 94.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Chinese Color Words Most in Use

Zhang Jijia Duan Xinhu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natural classifying and multi – dimensional scaling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Chinese color words most in u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mantic space of color words most in use distrib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lor prototypes. There were 3 – dimensions in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Chinese color words most in use :(1)color/colorlessness ;(2)warm color/ cold color ;(3)color complementary and color contrast.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olor cognition was affected by both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ight waves ,the biological attributes of the human eyes and languages ,social cultures.

Key words :color words ; conceptual structure